

二

曲

集

兩庠彙語序

大道之在兩間也如日月之經天不可一息之或墜焉如江河之行地不可一息之或壅焉故有斯道而後有人心有人心而後有風俗堯舜禹湯闢其傳伊關濂洛衍其秘賢聖相承心源運印無非爲天下萬世存此幾希一脈耳第人心易於汨沒印讀書道古者窮年咕嗶祇不過爲青紫之階而於先聖先賢之精意不啻塵土視之糟粕棄之闕中二曲先生力學多年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太府駱公前令盤屋躬誥

其廬見風雨不蔽德容道氣皇而知爲隱君子公餘之暇輒就正辨論焉蓋芝蘭同室自爾芬芳氣洽也今守毘陵先生賁然玉及大道之南非特一邦之幸余小子司鐸郡庠愚陋何知太府駱公命傳集多士於明倫堂彙講先生之言以正心術勵躬行爲要而下手處在靜則涵養動則省察一時若紳暨弟子員環堵而聽猶聾者忽聞鐘鼓之聲盲者忽睹五彩之華也無不歡忻暢悅如夢斯覺夫道必講而後明固已第學者必身體力行則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患

不到聖賢地位不然聆其言而不返之於身則今日
一堂論辨過此以征安知不內戰於嗜欲外戰於焚
華乎於先生諄諄面命之旨太府路公傳集之雅意
何當焉蘭陵陸生篤信人也隨錄其言付之劄牘由
此刊布海內共知正心術勵躬行爲入門第一義將
見斯道如日月之經天焉江河之行地焉先生之言
在一時先生之功在萬世不甚弘鉅也哉

肯

康熙辛亥仲春之吉金沙王邁題於蘭陵荒署

二曲集

卷三 彙語序

二

〇二百六十五

二曲集卷之五

常州府武進縣兩岸彙語

門人

吳發祥

全錄

陸士楷

教授王邁

全校

教諭王琰

先生曰明倫堂爲設教之地教化必自學校始未有
教化不行於學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
在空談義理惟在明此心體此理人人有此心卽

有此理自聖賢以至愚夫愚婦此心同此理同譬
如眼中黑白古人見是白的今人亦見是白的黑
白何嘗以古今異可見心理同然古今一轍但古
人之學多爲己今人之學多爲人夫子教子夏所
以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而君子小人之分只在
立心上辨別爲己之學事事從自己身心上體認
絕無一毫外炫爲人之學不但趨名趨利爲聖賢
所棄卽聰明才辨無一可恃故聖門如子貢夫子
不取而獨取顏子顏子何等聰明夫子只取他不

遷怒不貳過蓋顏子一味爲己只在心地上用功故也人能從爲己上用功不論資稟高下個個可造到聖賢地位故顏子而下如曾子得之於魯子夏得之於篤信是己爲己之學不過明此心體此理修此身此心未發之前要涵養既發之後要省察總不外日用常行綱常倫理間隨時隨處體認而已夫子說三畏說九思中庸說戒懼慎獨孟子說求放心總是令人收拾身心不致放逸此便是聖賢爲己根本古人學知求本父兄相戒子弟相

規只在此處別無他道今人教子弟自六七歲讀書時惟是富貴利達子弟自受學之初便已種下務外的種子故朝夕所從事者名利而已與人會聚言及名利則欣悅言及修己治人不以為迂則以為異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而猶居之不疑自以為功名却不知功名二字今人亦多認錯了所謂功名者有功於一方有功於天下有功於萬世如伊周孔孟得志則經綸參贊兼善天下不得志則紹前啓後兼善萬世自然天下頌之後世

傳之不求名而名自隨如形之必有影是有以即
有名也而今童子進學舉人登第只知肥身家保
妻子謂之富貴則可謂之功名則未也若謂真正
學問卽功名已落第二意了人要明心見性本源
澄徹此心凝然不動常變如一不豫期功名而時
至事起隨感而應功自建名自立故求功名者須
以道德爲本社稷生靈爲念否則富貴未必得而
此心先亾此心旣亾多一富貴則反受一富貴之
累然此非讀書人之咎亦學術不明勢使然也爲

今日計惟在明學術學術明則人才興人才興則風俗正而治化翊洽矣

或言及異端先生曰端字亦須體認吾人發端起念之初其端果仁果義果禮果智此是正念此便是心術端此便是端人正士否則便是邪念便是心術不端便非端人正士卽此便是大異端不待從事於楊墨釋老而後爲異端也

座中偶言及鷄鳴章先生曰昔潘侍郎求教於伊川先生先生並無他說只令在鷄鳴而起時辨別爲

善爲利俱在此處蓋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也潘竦然拜謝而去終身佩服不忘今農工商賈求利原以資衣食士爲四民之首當正誼明道表正四民乃汲汲於利反更甚若輩其有閉戶讀書鷄鳴吟誦人人便欽其薦志稱其好學却不知彼終日揣摩者全在富貴利達起心結念滿胸成一利團如此爲學卽終日懸梁刺骨囊螢映雪忘食忘寢亦總是孜孜爲利與大舜分途者也卽學富二酉文工一世占狀頭躋顯要適足以爲濟惡

之資而已故發端起念之初不可以不察也學者
慎諸

問學問之要全在涵養省察當何如先生曰也須先
識頭腦否則涵養是涵養個甚麼省察是省察個
甚麼若識頭腦涵養涵養乎此也省察省察乎此
也時時擦存時時提撕忙時自不至於逐物閒時
自不至於着空

敢問如何是頭腦先生曰而今問我者是誰在座聞
之咸言下頓豁相與嘆曰先生一言之下令入如

還故鄉此古人所以貴親炙也

先生曰成始成終不外一敬敬之一字是聖賢徹上徹下的工夫自洒掃應對以至察物明倫經天緯地總只在此是絕大功業出於絕小一心

又曰爲學不要驚高遠但從淺近做起手足耳目神明之符也須是整頓精神中恒惺惺足重手恭視明聽聰對境不遷歛之又歛以至於無時無事之不歛如是則吾身之官器治萬物之官器亦治吾身之性情和萬物之性情亦和所謂修身立命成

已成物一貫之道也故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
問官器之治性情之和在已一身何以便至萬物之
官器性情亦治亦和先生曰禮記一部開卷第一
義便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而論語之
稱安人安百姓以至中庸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莫
不本於修已之敬蓋已身莊敬不肆儼然人望而
畏之默有以律其驕肆多矣已身安定和平人對
之則鄙吝自消是不言而欲人以和鮮有不和者
矣此所謂正已而物正一正百正一了百了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亦應矣乃位育參贊之
實際也夫何疑

問鷄鳴平且此衷亦覺清楚一與物接未免隨境紛
馳奈何先生曰當境紛馳時能知紛馳卽不紛馳
矣

問入門下手之要可得聞乎先生曰我這裏論學本
無定法本無一定下手之要惟要各人自求入門
自圖下手耳曰學人若知自求入門自能下手則
何敢過問以滋煩聒先生曰我這裏論學却不欲

人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迴光返照自覓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若立定一個入門下手之程便不對症矣譬猶所患在虛寒教以服溫補之劑若卽以此槩投之強壯之人悞人不淺

先生曰人之病痛各別或在聲色或在貨利或在名高一切勝心妬心慳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種種受病不一而足須是自克自治自復其元苟所病不除卽終日講究祇成畫餅談盡藥方仍舊是個

病人可慨也已

先生曰孔顏思孟及宋之濂洛關閩明之河會姚涇俱是醫人的名醫五經四書及諸儒語錄俱是醫人的良方乃吾人自少至長終日讀其方祇藉以爲富貴利達之資實未嘗以之按方服劑自療其病豈不辜負明醫立方之初心

問學問之要在於自治其病固矣但道理無窮學問亦無窮病去之外可遂無進步乎先生曰噫何言之易也夫以文王之聖猶稱皇道未見尼父論學

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二聖之心卽堯舜猶病之心也若文王尼父自以爲已見已能便是自畫便是大病惟見而不自以爲見能而不自以爲能乾乾惕厲日進不已此二聖之病病所以卒能無病也

先生言已又喟然曰吾人諸病猶易拔除惟葛藤好名之病病在膏肓卒未易除衆請其故先生曰不講學者可無論已乃有挺身號招名爲講學者及察其實仍舊只是掣章句論書旨如此只是講書

非講學也卽真正不泥章句不滯故紙能以理道
爲務則又舍目前各人進步之實茫不究心往往
言太極談理性辨朱陸異同指陽明近禪葛葛藤
藤惟鼓唇吻此其一病也淺之爲富貴利達之名
深之爲聖賢君子之名淺深不同總之爲大病此
病不除卽謹言慎行終日兢兢自始至終毫無破
綻亦總是瞻前顧後成就此名根畢生澆灌培養
的是棘蕪爲病愈深死而後已此皆膏肓之症虛
扁之所望而卻走者也

府學博請問陽明良知之說何如先生曰此千載絕學也然則人疑其近禪何也先生曰此不知者之言也天若無日月則遍地咸昏暗安得出作入息人若無良知則滿身成僵屍安能視聽言動自己一生大主宰抵死不認支離纏繞摹擬做效於外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騎驢覓驢可哀也已

問致良知三字洩千載不傳之秘然終不免諸儒紛紜之議何也先生曰此其故有二一則文字知見義襲於外原不曾鞭辟着裏真參實悟一則自選

意見立異好高標榜門戶求伸已說二者之謬其蔽則均若真正實做工夫的人則不如是譬猶嬰兒中路失母一旦得見方刻刻依依之不暇又何暇搖唇鼓舌妄生異同也

一友問君子欲訥於言章先生嘆曰君子二字要看惟君子方訥於言而敏於行否則敏於言而訥於行矣世之無志於學者固勿論已卽號爲有志者亦往往辯論有餘而實體不足是道之所寄不越乎語言文字之間而已申公有言爲治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今爲學亦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誠能于四書中着着寔寔力行一二言卽終身無議論無著述亦不害其爲君子否則論辨雖精撰著雖富不過巧言而已夫巧言亂德學人所當痛戒也

問承先生徹切之誨今後當勵志躬行杜門杜口不敢徒講先生曰人患不着實躬行誠肯着實躬行則不可一日不講講則神情娓娓日精日進不講則自作自輟率意冥行辟猶杜門安坐之人終日

講盡無窮路程而自身却依然在家如故此則可
羞可戒若啓程就途不詳講路程而曰貴行不貴
講未有不北轅南轍入海而上太行者也

問靜坐所以收斂此虛靈也而一念省存隨一念逐
外柰何先生曰此切問也然亦無他捷法惟有隨
逐隨覺隨覺隨斂而已又問自寂自定靜坐時如
此紛擾繁冗時亦如此矣譬猶濁水求澄初時猶
濁旣而清濁各半又則澄澈如鏡自無纖塵

問隨逐隨覺隨斂猶從流遡源也不知可於未

流時得其主宰自不至逐否先生曰亦無他法只是要主靜靜極明生無事時自不起念有事時自不逐物如明鏡如止水終日鑑而未嘗馳常寂而常定安安而不遷百慮而一致無聲無臭渾然太極矣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彫是也

岳華山先生問天命之性三教同否先生曰同而異在天為於穆不已之命人稟之為純粹至善之性直觀原本不落思想不墮方所以臻無聲無臭之

妙是則同持之以戒慎濟之以窮理聰明睿智寬
裕溫柔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直大本綸大經叅贊
位育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異而異矣以彼真叅
實悟其有見處非不皎潔而達之於用猶無星之
戩無寸之尺七倒八顛迴視儒者真實作用何啻
霄壤

熊別駕見堂聯有學以致道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道一語因以致道爲問先生曰性本人人
各具之性則道爲人人當由之道非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所得而私也然人人當由而人人不能盡由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能率其性所固有由其日用之所當然如堯之允執舜之精一禹之祗承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不臨亦式不諫亦入武之敬勝怠義勝欲周公之思兼孔子之敏求皆是也後之學者誠能如堯聖已然之效而率之由之尊所聞行所知見羣聖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始也就其效先覺之所爲而若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終也自返自照自成

自證乃各人自致其各人當由之道也於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乎何有若執爲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道而致之是義襲於外也是舍己之
出而芸人之田也其摹擬倣倣畔援欣羨之私中
心不勝憧憧乃行仁義者之所爲而非由仁義之
實際也

二曲集

卷三

十四

오십사자

二曲集卷之三終

靖江語要序

從來政治之得失世運之盛衰未有不與學術人心相推挽者也。稽自漢唐而下以逮今日，當定鼎之時，多資禦侮之才，而垂拱之後，必重循良之吏。凡以興學校，崇教化，爲治之首務，而師帥一方者，每以講學興行爲念。一遇倡道崇修之儒，不啻式廬而請益，且執贄而師事之。于頽風流俗之下，令人知尊先聖之宗風，而復三代之盛治，非旁求之主所欲股肱賴之而寤寐不遑者歟。二曲李先生關中鉅儒也，不屑

章句之學以闡明學術救正人心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無不翕然宗之當事欲疏薦於

朝辭不就道足以康濟天下而其志終不欲以功名之士自期是先生之素矢也郡守駱大人令二曲時簿書之暇必造廬晤對以證所學凡天德王道修己治人之事罔不日相摩切務體之于心而達之於政不徒托諸空言而後已蓋公之居官不以材指而以學問所蒞之區惟孳孳以講學興行是重而先生方存省一室位育人寰與之相得益彰豈非欲藉先生室

通之力上以翔洽治化下以振興末俗也乎及公守
毘陵復欲以先生之學惠敷南國折簡相邀劔佩遽
出斯道一燈幾遍大江南北邦人之幸也明倫鐘鼓
啓發多方環擁而觀聽者得其片詞隻語莫不頓生
覺悟咸謂人心之陷溺由於教化之陵夷今日非公
之雅意興學何以致先生發矇振聵木鐸江區俾後
輩如夢初覺如饑得食也哉嗟乎世所謂良二千石
日矻矻治程書彼方以俎豆爲匏瓜無問縫掖今公
獨以文學興吏治匪特此邦之幸而天下之幸也升

堂開示之餘間有隨侍精舍詢疑辨難諸語并彙而梓之附於諸刻之末以見學術人心無在不足以關於政治云耳

皆

康熙辛亥仲春旣望閩中鄭重題於驥沙公署

靖江語要序

靖江語要者吾師李二曲先生應靖邑鄭令君及袁學博先生之聘以答多士語也令君政崇風教雅意學校聞先生闡道毘陵遂與袁先生具舟肅迎爲多士開示津要先生在郡預悉令君與袁先生之賢力疾以赴至則請益踵接各質所疑先生隨叩而鳴人遂其欲語多不具錄姑錄其要以誌靖邑一時之盛云

皆

康熙辛亥春仲既皇

晉陵門人陸士楷謹識

二曲集卷之四

靖江語要

晉陵門人

吳發育

尤霞

張允復

朱士岐
鄒隆祚
羊球

全錄

先生曰吾之教人使其鞭心返觀重本輕末久則自覺意思安閒襟懷瀟灑一切外物自不人慮問據先生所言不惟富貴利達區區浮名是末卽文章功業亦莫非末也然富貴利達浮名未視之可也乃文章功業可盡廢乎先生曰曷嘗欲其盡廢顧

爲學先要識本誠識其本而本之本既得則未自
盛譬之於水水惟其有源自然混混時出流於巴
蜀則爲岷江流於豫章則爲九江流於金山則爲
鎮江流於滄溟則爲東海隨所在而名之源初不
知也吾人學苟知本實體於躬則爲道德而不知
所謂道德也宣之於言則爲文章初非有心於文
章也見之於事則爲功業初非有心於功業也不
幸值變則爲氣節初非有心於氣節也亦猶水之
隨在得名不期然而然耳若舍本趨末專意文章

則神思所注止知有文章是本爲文章所汨矣志
在功業者所急惟在功業遇之則意氣飛揚矜功
恃業不遇則精神消沮垂首喪氣甚至所志不展
蘊之於胸不勝技癢作祟不淺氣節亦然蓋志在
氣節則必以客氣爲氣節其害事尤復不淺凡此
者皆由無本故耳甚矣學貴敦本也敢問本先生
曰卽各人心中知是知非一念之靈明是也此之
謂天下之大本立者立此而已無他肫肫此卽肫
肫無他淵淵此卽淵淵無他浩浩此卽浩浩時出

者由此而時出也朝聞者聞此也夕死而可者既覩本面一證永證一了百了生順死安無復餘憾也

問性善之說諸家紛紛敢質諸先生先生曰子七歲時早已念過定說矣何又疑曰某七歲時所念者不過是三字經何曾見定說先生曰三字經開章第一句便云人之初性本善此非定說乎曰三字經雖有此言然性本善之說終覺茫然先生曰其未發也冲漠無朕萬善同涵發而見於外也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隨感而現一一不待學而知
不待慮而能此非性之本善而何然則夫子謂相
近何也先生曰性本不可以近遠論相近者就稟
質而言也性雖無不善而稟質有純駁其純者清
明融粹於本原之善毫無蔽昧駁則拘於形氣之
私於是乎發於外者有善有不善矣然雖或有不
善其於本然之初猶爲困道遠卒於情感移於時
勢展轉反覆不啻倍蓰人以其倍蓰也遂疑有生
之初便有不善誤矣曰近有講學者專主性善言

及於氣質便以爲非然乎先生曰言性而舍氣質則所謂性者何附所謂性善者何從而見如眼之視此氣也而視必明乃性之善耳之聽此氣也而聽必聰乃性之善乎之執此氣也而于必恭乃性之善足之運此氣也而足必重乃性之善以至於百凡應感皆氣也應感而感盡其道非性之本善而能之乎若無此氣性雖善亦何從見其善也善乎程子之言性也曰論性不論氣則不備論氣不論性則不全此紛紛之折衷也曰陽明無善無惡

之旨諸儒終不謂然何也先生曰此諸儒文字知
見學不測其大也所見者形而下其形而上者原
未之濛濛直性本冲漠無朕不可以善言凡言善
者皆就其繼之者而名也若論無聲無臭之本善
猶不可以強名况惡乎故無善之善乃爲至善有
意爲善雖善亦私此陽明立言之本意也

問中庸以何爲要先生曰慎獨因請示慎之之功先
生日子且勿求知慎先要知獨獨明而後慎可得
而言矣曰註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

也先生曰不要引訓詁須反己實實體認凡有對
便非獨獨則無對卽各人一念之靈明是也孟子
謂天之所以與我者與之以此也此爲仁義之根
萬善之源徹始徹終徹內徹外更無他作主惟此
作主慎之云者朝乾夕惕時時敬畏不使一毫牽
於情感滯於名義以至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順逆
造次顛沛死生患難咸湛湛澄澄內外罔間而不
爲所轉夫是之謂慎

問朱陸異同先生曰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鑿蔽之陋

在儒中最爲徹底令人於言下爽暢醒豁有以自得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實極便初學要之二先生均大有功於世教人心不可以輕低昂者也若中先入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謂善學也然辯朱辯陸論同論異皆是替古人耽憂今且不必論異同於朱陸須先論異同於自己試反已自勘平日起心動念及所言所行與所讀書中之言同耶異耶同則便是學問路上人尊朱抑陸亦可取陸舍朱亦可異則尊朱抑陸亦不

是取陸舍朱亦不是只管自己莫管別人

問思慮起滅不定奈何先生曰無主故也有主則奴僕成就約束問如何是主曰惺惺一念是也能常惺惺無事時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事至則隨感而應思其所當思自不妄思慮其所當慮自無禱慮蓋賊盜竊發多乘夜半太陽一出而屏跡匿影之不暇又何敢肆

先生曰學苟真實用力操存久則自覺身心爽泰當其未與物接必有湛然虛明時會從此收攝保任

勿致汨昧馴至常虛常明浩然無涯所謂夜溪人
復靜此境對誰言樂莫樂於此孔曰樂在其中顏
曰不改其樂皆是此等景况也問如何操存方克
臻此先生曰只是要敬敬則內外澄徹自無物欲
之累高明廣大之域自不難致曰如斯而已乎先
生曰學者胸中能有此景况不發則已發則自無
不善遇親自能孝遇兄自能弟當惻隱時自惻隱
當羞惡時自羞惡當辭讓時自辭讓當是非時自
知是非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經綸酬酢變通夫焉

有所倚

先生曰李延平有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二語乃用功之要也學須從此下手始得力

又曰莊敬靜默整頓威儀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慎之慎之

問靜坐而不嚴理欲之辯昏昏昧昧未免無從下手先生曰靜坐而不嚴理欲之辯固不可靜坐而先橫一理欲之辯於胸中亦不可心齋有云只心有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
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停停當當
此神聖之所以經綸變化而無窮也

問無思無慮之旨與中庸慎思洪範之睿思以至管
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言未免二致先生曰此
心空洞無物便是道人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
然大公物來順應非無思無慮而何慎思睿思及
思之又思之言正思此無思無慮之實勿致疑且
易言何思何慮又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卽

此擬議豈非思慮而其究仍歸於無思無慮故曰
思盡還源性體常任但恐思之不精耳又曰禮云
儼若思者儼然若思而實無思不起意不逐物內
外澄湛而實無一物之或遺盡此謂之盡性立此
謂之立命大本達道同體異不如是則形骸肢體
雖與人同而視聽言動渾是天機通身是眼十日
十手猶其未也人盡而天全朝聞之夕死可矣
先生曰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風之積也不厚則
負大翼也無力夫物亦有然者矣是故學問得力

之要莫要於靜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詹阜
民請教象山令其閉目靜坐阜民靜處者一月往
見象山象山目逆而笑曰此理已顯也問何以知
之曰瞻之眸子而已問道果在適乎象山曰萬善
皆是物也葉元吉應貢抵京聞鼓聲而有契通身
汗出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梭山昆季聞風
震窗響亦憬然有悟由諸子觀之學須以悟爲得
否則道理從聞見而入皆古董填塞以障靈原者
也又曰若只要議論明快娛目賞心以圖傳遠則

罄南山之竹亦書不盡苟真正切已實做一兩字
猶不勝用那消許多

先生曰邇來講學者頗有其人道其明矣乎而不知
其憂方大也往往講之以口而實未嘗驗之於身
逞臆見爭門戶祇以增勝心此亦通人之通患也
昔有衆將爭談殺賊之畧一將獨否或詰其故答
曰諸君以口殺賊不才要以手殺賊斯言可爲吾

曹漢墜

二曲集卷之四終

三曲集卷之五

錫山語要

毘陵門人

徐超

張濬生

全錄

無錫吳令君郝學博素重風教康熙辛亥仲春朔具
啓迎先生爲多士發明心要欠晨舟發是晚抵邑初
三日大會於明倫堂紳衿庶民環聽者千餘人先生
告衆曰不肖幼孤失學昏庸罔似祇緣浮慕先哲以
致浪招逐臭十餘年來偶爲一二先達謬垂許可此

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晉陵爲人才之藪文
獻甲天下不肖方洗心滌慮傾懷承教之不暇又何
敢妄有論說以竇衆聽惟是東林書院一事不可以
不商竊念斯地之有東林猶新安之有紫陽南康之
有白鹿南嶽之有嶽麓四書院並爲宇內不朽名區
所以考德問業以存吾道之羊者也今三書院之在
彼處者地方以時修葺學會相沿不替獨斯區非復
疇昔之舊講會亦寥落無聞愚竊傷之區區輒不自
揆欲望地方諸君子相與圖之以紹前徽俾前哲已

堅之緒絕而復續亦諸君子正大光明之美舉生平不朽之快事也

東林諸君子之在當時不恤譏毀力肩正學道德風節表正海內雖一時不幸厄於群小然光彩煥發流馨無窮千秋萬禩傳爲美談廉頑立懦之功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士人立身無論顯晦俱要有補於時在位則砥德礪行表正人倫於上在野則砥德礪行表正人倫於下所謂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

問格物先生曰格物二字諸說紛紛猶若聚訟吾人生於其後不妨就資之所近取益不必屋上起屋再添葛藤

格物猶言窮理也物格知至理已明也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皆當有以格之然有序焉由知意心身深究密詣循序漸進本立然後家國天下可得而言矣否則後其所先而先其所後何繇近道

格物首要格爲物不貳之物此物格則大本立從而漸及於家國天下之物方不外本內未游衍馳騫

格之之方須先掃廓清不使塵情客氣意見才識
一毫牽滯於胸中夫然後學問思辯務使精神志慮
全副盡歸之理路掃除廓清果力則脫酒極而性光
自朗學問思辯果殷則研幾透而全體具呈到此田
地如麻木者甦醉夢者醒始悟我之所以爲我惟此
一知天賦本面一朝頓豁此聖胎也戒慎恐懼保而
勿失則意自誠心自正齊治均平於是乎出有天德
自然有王道夫焉有所倚

萬物皆備於我苟一物不格則一物不備矣故君子

於學也隱而幽獨危微之介顯而人倫日用之常以
至古今致治機猷君子小人情僞及禮樂兵刑賦役
農屯皆當一一究極而可效諸用夫是之謂大人之
學蓋大人所期原自與小人異小人於稼圃之外無
復關懷大人則志在天下國家苟一物不格則一理
未明一理未明則臨事應物又安能中窾中會動協
機宜此不學無術寇相之所以見誚於張公也
然則一一究極非資於外乎曰非然也致知以格物
格物以致知蓋莫非良知之用也

格物窮理貴有補於修齊治平否則誇多鬪富徒雄
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宏景之以一事不知爲耻
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此等駁雜
之弊學人所當深戒

日月易邁人壽不常倏而青顏倏而白髮此智者悲
寸陰之易去楊憶哭老年之不逢也念及於此真可
慄骨宜自覩自認自覓主宰稍涉依違大事去矣必
聯五七同志朝夕聚首交發互勵振委靡因循之氣
堅果確奮迅之心時時打點刻刻幹辦力到功深豁

然炯悟如此則形骸耳目雖與人同而所以視聽言
動渾是一團天理可以達天可以補天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在乾坤謂之肖子在宇宙謂之完
人今日在各教謂之賢聖將來在冥漠謂之神明方
不枉活人一場也

問易先生曰不知又問先生曰不知其人固問不已
先生曰子之問易也何爲曰易乃經中之要也先生
曰子欲知經中之要也何爲曰諸名公咸尚易也先
生曰然則子之治且勿也爲諸名公而治易非爲已而

治易也不爲己而治易則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
討者乃欲解衆人之所不能解發衆人之所不能發
誇精鬪奧作一場話說而已此其爲力甚苦而其用
心亦可謂太勞已

聞先生亦嘗著易說及象數蠡測今乃云云何也先
生曰此不肖既往之崇也往者血氣用事學無要領
凡讀書談經每欲勝人以爲經莫精於易於是疲精
役慮終日窮絃索大務欲知人所不知一與人談輒
逞已見以傾衆聽後染危疾卧床不談易者半載一

息僅存所可以倚者唯此炯炯一念而已其餘種種
理象繁說俱屬葛藤無一可倚自是閉口結舌對人
不復語及蓋以易固學者之所當務而其當務之急
或更有切於此也

曰據先生所云則易遂可以不治乎先生曰易何可
以不治也特治有急於此者不可以不之先也曰然
則所謂先者安在先生曰吾人爲學自有次序今於
四書之顯且易者尙未能躬行實踐其萬一又安敢
貪高慕遠過用其心於晦且難者乎其人默然

先生語已又不欲重違其意則謂之曰吾爲子試言
易之大旨可乎其人欣然拱聽先生又謂之曰吾子
姑且靜坐片晌良久先生告曰今且不必求易於易
而且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是
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
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
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卽此便是乾之
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欽華就實一

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險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克異震艮坎離一一在已而不在易矣吾子其果信然乎其人大喜再拜而謝又問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先生笑曰此又是葛藤適區區所言猶未之鞭辟深體而復拈章引句縱發明得極其精妙亦與吾子切已要務有何交涉夫用九不過是體乾乾之六爻不言吉而此獨言吉蓋必無首適吉天德不

可爲首故也以此知人固貴有善尤貴不自居其善
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爲善非雖善亦私此學易之三昧
也

先生深懲末俗展轉於語言文字支離蔽錮故其
論學因病發藥隨說隨掃戒超等毋得竊錄蓋恐
一落言詮咸以知解承而不以實體得也錫山之
行庠中及東林書院講論娓娓答問不倦聞者莫
不踴躍惜哉俱未之記也 郝元公先生索以付
梓超等欲無以應不得已聊錄數則以復掛一漏
萬超等之罪也夫超等之罪也夫

毘陵門人

徐超 張潑生

沐手謹識

康熙辛亥春仲五日

二曲集

卷五

錫山語要

八

二百五十八字

二曲集卷之五終